

哲理之花

ZHE LI ZHI HUA ZHE LI ZHI HUA ZHE LI ZHI HUA ZHE LI ZHI HUA

石英著



哲理之花

石英著

明天出版社

哲 理 之 花

石 英 著

*

明 天 出 版 社 出 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华光Ⅳ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2 插图 145 千字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199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42

ISBN 7—5332—1056—5

1 · 177 定价：3.05 元



石 英 小 传

石英，1935 年生于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少年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军内和地方党委做机要工作。曾因创造全国译电工作新纪录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通令嘉奖。1956 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在大学中开始文学创作，出版和发表了文学传记《吉鸿昌》等，以及诗歌、散文作品。1961 年毕业后在《新港》文学月刊工作。“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下

放到工厂。粉碎“四人帮”后到百花文艺出版社工作，曾长期主编《散文》月刊。现任该社副总编辑、编审，并为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

石英著作甚丰，主要有：长篇小说《同在蓝天下》、《离乱之秋》等；散文集《母爱》、《回声集》等；诗集《故乡的星星》、《夜海银花》等；短篇小说集《气节》；中篇小说《文明地狱》等；文学传记《吉鸿昌》等；文艺理论专著《怎样写好散文》、《散文写作的成功之路》等二十余部五百余万字。

目 录

关 山 写 意

大草原,我的温床	1
边界大风口	5
新疆之大	9
庐山,珍贵的瞬间	13
汴京三咏	16
怀湘三味	22
最古老和最新鲜的	28
太极之谜	32
西行写意	35
关中二题	38
骊山赋	41
湘中雨情	45
重会唐山	48
塞北重镇漫笔	52
庐山,有这样一个阳台	55

牡丹漫笔	58
四不象还是四不象	61
“三角地”新声	64
巨龙之口, 莱子故国	68
天津城, 我挚爱你	73
时代走在外环线上	76

域 外 回 声

“和平与文学”的声音	79
莫斯科, 雨夹雪	83
莫斯科近郊的晚上	88
西伯利亚风雪线	91
在保加利亚黑土地上	95
索非亚夜景	98
横跨欧亚之旅	102

哲 理 之 花

今年是龙年	110
西安的石头	114
埋下去和掘起来的	117
梦	122
早春思絮	126
心砧的火花(之一)	130
心砧的火花(之二)	134
生与死	139
夏与秋	143

五色的故乡·····	145
成才路上·····	149
旅中偶拾·····	153
登山之奥秘·····	158
我又回到了大海·····	162
海南杂感录·····	170
读史评和观影视偶感·····	175
大米、小米与皇帝·····	178
陶都的发现·····	181
白菜不如白菜·····	183
适应与惰性·····	185

情 长 意 深

方纪这些年·····	188
是父女也是朋友·····	197
好人啊·····	209
感念·····	214
病孩与小鸽·····	218
永不飞走的仙鹤·····	220
啊！艰辛而幸福的童年·····	224
新时期是我的第二次青春(代后记)·····	231

大草原，我的温床

第一次来到西部大草原上，我仿佛变成一个天真稚气的孩子，惊喜地几乎叫起来：哎呀，这床真大！

在澄碧如玉液的赛里木湖边，在一望无垠的青青草场上，我竟然真的躺了下来，时而侧卧，时而俯卧，但我更喜欢仰卧。草场虽大，我一点也不觉得空旷；同伴虽少，我也并不觉得寂寞，偶尔有一两个人从我身边走过，对我的行为也并不以为奇，我丝毫也未被惊扰。

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清洁的环境，至少我的感觉中是这样。我身旁的草叶一尘不染，有风，却挟不来一星沙土。就近约两米远处，有一小堆牛粪，

但已经风干，我一点也不觉其污秽。我仿佛记得，草原上的牛粪晒干后是可以用来烧火的，甚至能烤熟一只全羊，足见其火力够多么旺了。还有，我鼻息里风的气味也是清香的，有点象纯洁的姑娘头上的发香。

在这阴历六月的盛夏，几十公里外的城市办公室还要不停地旋着电风扇，这里空气中却不时感到有点寒冽滋味了。感谢东道主，他们预先告诉我要带上棉大衣，我还曾半信半疑，担心带去个累赘，没想到真的用上了。看来世间的事情有时就是这般微妙，可测又不可测。曾闻乌鲁木齐市正值瓜果上市时，鹅毛大雪赶来助兴，就是一个寒热相侵而又相融的佳话。在这里，年轻的司机同志还慷慨地拿出他自带的提花毡毯，供我铺在身下。我顿觉这三尺见方焐出来的温暖，扩散到整个草原上了。

我恍惚一下子减了三十多岁，幻觉中的场景也推移到另一个地方，那是我的海滨故乡。我常常喜欢卧在干净的井台边，那往往是天高气爽的秋日，大田都已收尽，只剩下萝卜、白菜和蔓菁还需要浇水，休息时我舒适地躺在麦秸上，闻着那清幽的菜香，还有蟋蟀对我说着听不懂的耳语。而现在，我闭上眼睛，今昔的感觉融汇在一起，稚诚心灵的缩地法，将相距数千里的异地倏然凝聚在身子底下，我整个身心也被诗样的纯情融化在草原上，一时觉得软绵绵的，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四周的景色都那么新鲜，都是“第一次”发现。真的，我走过很多地方，人道某处奇美，某处绝佳，但当真去过，往往是大同小异；而这里对我说来却是全新的境界：那清峻的远山，就跟天穹粘连在一起，雪冠镶了一道银边，宁静肃穆，格调脱俗，这就是与别处最大不同之点；那近处的山坡，一溜向上，好象有一只神奇的手抹过，不见半点凹凸，一直伸探到那深不可测的林间；松也

奇特，一个个擎拢着手臂，亭亭地立在那里，其整齐之态，使人联想到秦始皇兵马俑，但毕竟比那更具灵动感，象剪纸动画片，不动中亦有动，树隙之间，都仿佛藏着一个个神话；每棵奇树，都能幻化成一个个仙子。怪不得天山之间、赛里木湖上有这么多神话传说，情由景出，神自境来，再冷峻的头脑来到这儿也会生出奇幻的想象。

远处，大河那边，“姑娘追”助兴的喧笑；近处，热瓦甫伴奏的悠扬歌声，在我耳畔似听见又似未听见，一时间，我整个心神都凝集在蓝天上，还有飘忽而来的一片白云。怎么，撒下了雨点？这里的白云里也藏着雨？雨星润在我的唇上，弹动我的面颊，滚落在我的眼眶里。不知怎么，这时我竟忘记了双亲已不在世，总觉得是慈母思儿极切时飞洒的眼泪。

我又闭上了眼睛，眷恋着这珍贵的亲情。心，醉意融融，似已进入短暂的梦境。莫非说，为了后半生更加神志高爽，锐意进取，才有这千里之外的一眠？

是温床吗？

是的，是温床。这时我才真正体味出这个用了几十年的词儿的涵义。它温在底蕴厚实，它温在人情质朴，它温在冷暖相宜，它温在东西贯流，八方交汇。

人道“五星”宾馆的高级席梦思是一种享受，或曰国际列车的“软包”是一种特殊享受，也许都是；我却觉得都没有这大草原的温床来得别致，来得舒展，来得爽逸。它对我来说，将是终生不可重复的一种难得享受。

然而，既是温床，不可长时间地贪恋，更不可一味沉醉，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便霍然而起！那边，赛马大会驰驱的蹄声震荡着耳鼓；这边，风掠赛里木湖水翻涌轻啸，在呼唤我：老兄，休息够

了吗？那就继续赶路吧！

于是，我离开了大草场，但从那时起，在我的眼前总是铺展着无边的绿；它无比厚实的底蕴总在滋养我的身心。因为，我曾经在西部草原上躺卧过。

温床，这大自然爱与力的源泉哟！

边界大风口

这里是广漠中之漠，荒僻中之最。流水在这里藏头露尾，不知所终；一般的草籽飞到这里，也懒得睁开眼睛，只有沙枣和红柳，才不嫌贫苦，一任热风 and 寒流抽打干瘪的沙砾碱土，催捐索债，执著地远嫁到这里，给仅有的两个“钉子户”添了几个不会说话的朋友。

这里可没有赛里木湖滨那样幸运，当汽车走在狭窄的谷地，走在石砾频频弹跳的戈壁滩，幻觉中就象被抛上月球。终日难见一人、遍地是路而又不是路的荒滩是挤不出油水来的。听说前几年有一个迷途的外地青年就渴死在水不能饮的艾比湖边。

来此可能被热风撩倒的说法未免夸张了点，不，也许是一个罕有的例外，这天太阳是烤炙得厉害，但风并不甚大。孤零零的气象站空旷的大院里没有遮荫的树木，但开饭时间工作人员们就在墙角背阴处吃饭，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着院里那些多色调的月季花。花是种在一个小台地上，花下的土是他们从别处运来的。这些月季花，自然没有大都市公园里的那么娇艳，但看上去很朴素，就象养育它们的主人的心地一样质朴。这里的人都不会客套，更没有学会虚伪。午饭后站长让我在他宿舍的单人床上休憩，醒来时我发现他坐在门口凝神看一份气象报告。我感到不安了，他却那么自然地说，“你是客人，我们这里来客很少，招待客人只会是一种愉快、决不会是负担。”

他们却不是来做客只呆三天五日的，而是几年，几十年。在这么个荒僻的所在，在这个单调的空间里，是什么充实着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许只有出色的工作，还有善于调剂的尽求多彩的精神生活。你信吗？这些月季花最经心的爱好者却是一个看上去最粗犷的关西大汉。

静，还是静，整个世界似已凝固般的寂静啊。

我终于听到琴声和歌声了。站长告诉我：“每个周末，他们都要同邻居举行联欢会。”我知道，他们只有一个邻居，那就是边防哨所。多少年来，这两家邻居就是相互扶助，相互依托。这里没有桃花源的景色。但心灵的泉水润泽了沙原上的精神荒旱，并肩的臂力抵住了滑坡的倾斜。我理解了：两个加起来的力量就不只是二，可能是无限个一。如果谁想体味战友的情谊有多么真纯，可以俯身谛听他们相距七公里之间脉管的搏动。在他们之间，客套是完全多余，耍心眼则是罪过。

我沿着这七公里的土路来到唯一的邻居——边防哨所，这

种感受便进一步得到了印证。我发现这些红朴朴脸膛的小伙子，从连长到战士，多半带着一种纯朴的笑，只有当他们打开连史室也是荣誉室的门时，他们才难以抑止地流露出堪可自夸的自豪：这里记载着他们走过来的路，标明着他们是在何种条件下把守着祖国的西北大门。图片和数据，典型的事例和上级的褒奖，都使我信服地获得答案：从严冬的风口走出来的战士，遇到最易感冒的气候也是很难打寒颤的。

一回头，我又看到了那纯朴的笑。哦，在这纯朴的笑容之下，是胸有成竹；可以想见，祖国只有把功效特强的观测镜交给最聪明的后生才会放心。

当我在观测所的堡楼上望着对面山口那开阔地，那隐伏在薄雾中的城镇，同样有一种奇特的宁静。当然我知道，表面的宁静并不是空白，人们头脑中的加速器运转起来是无声的，它却能调动一切有声的机器。

“那边也能看到我们吗？”

“当然，看得可清楚哩，连汽车的牌号也看得出。”哨兵指着对面那铁质瞭望塔对我说。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此时此地比“知天命”的我还要成熟。

如此看来，我们的边防哨所，不仅身后有一个气象站邻居，而前的边界线之外还有一个邻居，当然那是另外一种邻居。

我离开边防线上这个著名的山口时，车子是从艾比湖西岸绕过的。突然，起风了，平素惰性十足的艾比湖也惊惶地躁动起来。那么，眼前的艾比湖呢？紧靠湖水一圈，寸草不生，但再向外扩展的一轮，却草木茂长，那碧绿的叶子，又肥又嫩，好象一掐就能挤出一杯奶汁。

我钦羨这些不屈从于恶劣环境的草木，又回首望了那气象

站和边防哨所一眼,但都离得远了,望不见了,只有一匹枣红马
立在戈壁的荒丘上,昂首衔着落日的余晖……

新疆之大

关于新疆面积之大，占全国约六分之一，铺卷西北浩茫原野，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对新疆人心胸之大，气概之豪迈，恐怕就得亲临其境才能领略了。

从我到新疆第一天起，就产生出这样一个不成熟的感觉。这里许多人不仅是能歌善舞，而且富于想象，敢于绘声绘色地表情达意，敢于拍着胸脯声称自信能实现的目标。

且听，我一下飞机后他们对我的指点：“来到我们新疆，先要学会两样东西，一要学会坐汽车，不是一般地坐，而是连天地坐，日夜兼程地坐，要坐得觉出我们新疆就是大来；二要